

※專題演講※

對中國哲學研究之省思——困境與出路

勞思光*

今天的講題主要是關於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，以及可能的出路。這個問題從清末以來就延續存在，也有很多討論，我自己在中年時期寫作了《中國哲學史》，所以對這個問題用過一些心思，累積了一些看法，這些看法在近年來幾次公開講演我都提到過。

今天講演先談困境的問題，至於出路的部分則是以建議 (proposal) 的方式提出。關於「研究出路」有很多深層理路的問題，並不適合直問直答式的簡單答案，某些部分牽涉到典範轉移 (paradigm change) 的問題。這是一個未完成的工作，而且需要完成的部分還很多。中國哲學、文化目前面臨現代性文化的衝擊，如何才能找到比較合適的出路，我們要做的事還很多，因此，在中國哲學研究出路的部分，我採取建議的方式，而不是武斷地給予一個結論。

在進入主題以前先作聲明。像我這樣已經到退休年紀的人，普遍有個毛病，就是在晚年所講的東西都是過去早就講過的。這樣的毛病，廣東話有個很有趣的字眼，就是「炒冷飯」，再尖刻一點的人，就說這是「炒自己的冷飯」。我自己不願意這樣做，所以在這十幾年來，希望對存在已久的問題也能夠有進一步較明確的看法；對於以往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問題，能夠有新的建議，免得「炒自己的冷飯」。然而一個人研究大的問題，必須累積很久的思維與研究，才會有一些主見或論斷。所以一方面固然要避免炒自己的冷飯，但另一方面，自己的所見以及所發表的東西，總有一些意義存在，因為研究大的問題，論斷不可能經常修正。其所以說這些，是為了照顧我下面要講的內容，其中一些論點，譬如 *element analysis*，在近年

本文為 2009 年 10 月 8 日為慶祝本所成立 20 周年所舉辦之系列專題演講。

* 勞思光，中央研究院院士、華梵大學哲學系榮譽講座教授。

的演講中，雖然詳略不同，但畢竟也講過許多次。我中年以後建立的一些論點，無論是方法論或是哲學史，大半也都曾經講過。現在我雖然不打算炒自己的冷飯，但究竟不能完全避免重複，這點必須先作聲明。

現在進入主題。從清末到現代已經超過百年，現代性帶來文化上演變的浪潮，影響所及並不限於中國或東方，而是全面性地改變世界，因此是一個「現代世界出現」的問題。現代世界的出現，有許多正反面的因素，所以現代化問題，並非線性思考 (linear thinking) 所能處理。換言之，現代化並非直問直答的問題，而是彼此交織 (interwoven) 的「一套」問題。

就中國哲學的研究來分析，從清末開始，大家就感覺到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存在。然而在清中葉以前，譬如乾嘉時期，卻沒有這個問題。當時學者研究傳統文化的儒學或經學，其中雖然有許多需要清理的問題，然而基本的態度並不是開創性的做法，而是依循傳統 (follow the classical) 的思路。而現代世界的出現、現代文化的衝擊，使問題愈來愈複雜、難以掌握，到現在我們連處理問題的信心都有問題。換句話說，乾嘉時期的學者比我們樂觀得多。現在，我們面對現代化問題依然不能十分樂觀，因為有幾個根本的問題至今都沒有討論過。

講稿綱要的前一部分，是困境之觀察。困境的涵義有兩面，一是意義 meaning 的問題，一是 reference 的問題，也就是意義與指涉兩個部分。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也有類似的兩面，一面是內涵 (intrinsic) 的問題，這部分遙遙與 meaning analysis 相應；而另一面是歷史的客觀因素 (historical context)，與 reference 的部分相應。具體而言，也就是內涵與外來衝擊兩方面的問題。

首先來看外來衝擊的問題。現代文化雖然在歐洲出現，但以歐洲中古文化傳統來說，歐洲也面臨現代化問題，並非必定在歐洲以外的地方才有現代化的問題，也就是說，所謂現代性文化的出現，並不是地域性的問題，而是歷史階段的問題。

現代文化在歐洲先出現，而一經出現，就如韋伯 (Max Weber) 所說的一樣，構成實際世界的變化；經濟、社會結構種種層面都發生了變化。現代化造成實際世界的改變已是既成事實，現代世界已經呈現於此，我們亦生活於此。然而另外一面，現代世界並不使人滿意，反而帶給人類問題與苦難，因此二十世紀中葉，歐洲法國產生了後現代的思潮，便是明白地表達對現代世界的失望。

現代文化已經改變這個世界，因此我們不得不在既成的現代世界中思維，以及作種種努力。現代文化是現代世界的基本根源，正如哈伯瑪斯 (Habermas) 在一九八〇

年講詞中所說的那樣，是不完全的計畫 (incomplete project)。也就是說，現代文化並非一套可以完全實現的理想，相反地，從最早的形成開始，現代化就有許多未曾處理的問題，因此是不完全的計畫。現代化有基本的毛病，因此二十世紀有許多現代世界的問題。現在我們面對現代世界，作種種研究與變通，乃至社會性的尋求，便有雙重的壓力。一方面，面對既成的現代世界，自己應如何適應；而另一面，現代世界不使人滿意，而我們應如何對治現代性帶來的災難。如此，現代文化的衝擊有正面與反面兩種效應，正面效應是指現代化所提供的一種價值意識，譬如黑格爾在《歷史哲學》中批評東方古老專制國家沒有主觀與客觀的自由平等，這是一種現代性的意識。現代文化出現既然有其正面價值，我們應思考如何將之融入實際 (practical) 的生活中。此外，現代文化的反面部分帶來許多災難 (disaster)，二次大戰以後，歐洲法國出現批判現代文化的思想，正表示了對現代文化信心的喪失，亦即後現代 (postmodernity) 的問題。然而由於沒有共同的方法，後現代思潮並不是一個完妥定義 (well defined) 的理論，但凡一種理念、觀點，乃至藝術風格、生活態度，只要是站在否定現代性的立場，都可統稱為後現代主義。

總結而言，一方面現代文化本身有正面的要求，要我們吸收現代文化的正面價值意識；另一方面，現代性帶來許多災難，我們應如何面對這些反面的因素。在這兩點以外，又有由於對現代文化的失望而產生的後現代情結，後現代是多方面的表現，其共同點只在否定現代性的重點價值。由此可見，外來的衝擊造成了十分複雜的困境。

面對上述複雜的困境，過去談傳統文化或文化改革，都是局限在困境的某一面。譬如五四思潮著重於現代文化產生的正面衝擊，因此談文化改革以及中國如何現代化。而馬列主義則批判現代文化，強調現代文化帶來的陰暗與災難，為破除這些反面衝擊，而提倡社會主義的大革命。現代化有正面與反面的衝擊，再加上後現代思潮的興起，加總為外來因素的困境，因此要討論中國哲學的研究，所處理的是一套相當複雜的問題，要做的工作還很多，並非順著舊日的研究方式能解決。面對現代文化這樣一套複雜的問題，應去找新的出路以突破困境。

要解決現代文化造成的問題，必須找到決定性的特殊觀念，也就是內在之緊張形勢 (internal tension) 的問題。在現代文化出現以前，我們已有傳統文化，全世界都是如此，不僅是中國而已。現代性文化，以及從而引起的後現代思潮，是出現在很長的文化史以後，正如高達美 (H. G. Gadamer) 所說：「若以為不需要面對已有

文化的問題，則已經來得太晚了（“we arrive too late”）。」這便是文化負載的問題。凡是文化傳統面對變革時，都會產生抗力與潛力兩種力量。就抗力而言，既成的文化傳統在此，即使如黑格爾 (Hegel) 的 spiral process model 所說，文化傳統的某一部分到一個時候會失效，譬如划木船的技術會隨時代消失，然而人的思想則有「歷史的惰性」，習慣那樣做，就覺得那樣有道理。無論是哪一個傳統，回教也好、中國也好，面對文化變革都有這樣的抗力存在。這並不是價值判斷，價值判斷是另一個標準 (criteria)，而是就實際情形而言，當我們面臨文化改革，要尋找出路，抗力是很有影響的因素。不久前，有一位海外的朋友談到，他始終對文化失效的觀念有隔膜。其實，文化發展的過程中，其中某一部分由有效變成失效，這是普遍的現象，並不是要接受某家理論才能承認；只不過是人會有思維的惰性，因此發揮傳統的抗力。

傳統文化對文化改革也有正面的作用，也就是潛力。已有傳統背後的基礎因素，所能發揮的力量不一定都已經發揮，有些能力是潛存的，在以往某些歷史脈絡 (historical context) 限制下沒有完全發揮。就中國思想的革新而言，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，會假定傳統的潛力，認為傳統因素原本可一直發展下去，但實際上沒有完全表現出來。現代的研究者，特別是新儒學，一定牽涉到這個問題，它假定已有的文化傳統中有很多東西可以進一步發揮力量，因此談儒學改造的問題。就抗力潛力來看，現代世界的出現，有個根本上不能避免的衝擊，如同杭亭頓 (Samuel Huntington) 所說「文明的衝突」，既有的文明傳統面對現代性所產生的衝突無法避免，需要順著衝突的存在尋找出路，其中重點就在我們對文化傳統潛力的了解程度。

以上說明困境的形成，既有的文化，如何發揮傳統的潛力、避免惰性的抗力，是一般性 (general) 的問題，下面說明則進入較為特定 (specific) 的層面。

具體而言，研究中國哲學有三種難題，或可說有三種研究態度，本身形成一種很大的壓力。現在談這三種方向，不是邏輯的講法，而是歷史的講法，這問題是實際存在，在特殊的歷史契機下產生。

第一種是史學化問題。我在《中國哲學史》第三卷評論乾嘉哲學時已經討論過，但經過這麼多年後，依然有研究者以史學方法處理哲學問題，而且持有一種信念，認為以史學處理問題便足夠，另外的問題都是玄思。譬如乾嘉之學作古代的詮釋，或是資料的安排，都是廣義的史學。以戴東原而言，他最根本的意識便是「曾經如此」，也就是文本能盡量接近曾經出現的樣子。這種命題基本上就是廣義的史

學。價值上贊同或反對，是另外的問題，重要的是實際上是否曾經如此講說。現在要指出的是，乾嘉以後雖然變化非常大，然而由於有這樣的線索相傳，直到目前為止在某些圈子裏，這樣的研究態度還是相當有影響力。人們認為廣義的史學是實學，而談天說性是玄思，不「足以」(qualified) 稱為嚴格的研究。這種取向不足以解決前述的困境是一定的。中國哲學的困境無論就現代性的態度來看，或是對現代性出現後的世界未來有如何的建議，所牽涉的是規範語言，而非廣義的史學語言。史學的表述語言是「曾經如此」，若是現在不存在，是否使它存在；而已經存在的，是不是使它不存在。以實然、應然、必然問題的觀念來看，廣義的史學研究，最後只能處理的依然是實然的問題，若將應然的問題拉到史學來，對史學反而有壞的影響。

中國哲學無法以廣義的史學方法研究，因為中國哲學所討論的基本上都是規範語言 (normative language) 的問題。規範語言本身如何成立是另一回事，然而它必須能發揮規範語言的功能，也就是做一些規範的判斷。這是做中國哲學研究一定要面對的問題，而就已有的傳統中國哲學而言，其重點也在規範語言這方面。

第二種問題自清末以來便存在，最近一、二十年來，在大陸知識分子中也有這樣的現象，這就是民族情執的問題。學問的研究本身是認知問題，即使要認知的是規範語言，認知本身還是通過認知語言。研究中國哲學是建構認知語言，所認知的可能是史學語言或規範語言，然而研究行動仍是在建立認知語言。因此，從事研究首先要避免將情緒語言 (emotive language) 與認知語言 (cognitive language) 混淆。一九二〇年代前後，歐洲維也納學派所討論的便是此一問題，情緒意涵 (emotive meaning) 是「我希望如何」，與表述「世界是如何」的 cognitive language 不同，是兩類不同的問題，不能加以混淆。然而近年來不僅在大陸，臺灣的研究也有這樣將非學術因素混入的情形，形成一種研究的心理，下面特別就大陸方面來說明。

中國大陸近十幾年來的研究，出現一批學者，特別強調「是我的、是你的」的差別，強調某些思想是傳統本有的，是我們的；某些則是別的地區發展出來，是他人的，這樣的想法，用一個特別的名詞來掩飾，就是「文化的主權」。主權觀念的根據是起源 (genetic) 的條件，譬如討論在漢人社會發生的，抑或是在閩南社會發生的，這是廣義史學的陳述 (statement)，以實際上是否在那裏發生作為標準，並無理論上直接的通路，而是以民族的感情連通起來。由於發生在自己的民族裏，屬於祖先的東西，因此堅持固守，這並非理性 (rational) 論證，因為任何民族都有屬於祖先

的東西，若僅因為如此而保持固守，其中的通路乃是情緒意義的，也就是情執。當發展到很不正常的程度時，便產生奇怪的影響，導致將理論有效性的要求放棄，只討論心理上是否喜歡贊成，並用此一標準來代替有效性。換言之，truth、right 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符合心理的要求。這是相當極端的情形，事實上未必人人如此，但確實有這樣不理性的傾向。譬如有些研究者談中國「道」的觀念，「道」觀念若嚴格地以哲學語言分析，有許多困難，因為此一觀念綜合了許多不同的意義，但這樣的研究者很有信心，認為一個道的觀念可以解決很多困難，其背後的信念是民族的感情。由於是「我們的」觀念，變成一種萬靈丹，可以解決種種困難，然而不談如何解決，便沒有碰觸到理論的樞紐，只是混然一體泛論而已。上面便是我所說的第二種問題所形成具體的情況。

第三種問題牽涉到主體性的形上學 (metaphysics of subjectivity)，這問題相當複雜，也牽涉很多觀念，在此只能大略講解。康德 (Immanuel Kant) 當年寫三大批判，其意思認為原先實體性觀念的形上學 (metaphysics of substantiality) 基本上都有理論的困難，所以他通過悖反 (antinomy) 的觀念來解消傳統「客體性」的形上學，傳統用的字眼是“substance”，所以可稱為實體性的形上學。康德把實體性的形上學解消後，呈現一個知識論的模型 (model)，然而沒意識到在此模型下已發展出另一種形上學，這一點後人常常有誤會。康德在寫給費希特 (J. G. Fichte) 的公開信中，十分明確地表示，形上學代表一種傲慢的態度，事實上他並不是要以另外的形上學來替代原先的形上學，而是想將形上學放棄，把哲學思維轉到知識論上來，這是康德的主張。然而為了要以知識論為中心來重建哲學 (reconstruct philosophy)，不能不步步突出主體的觀念，即所謂的「我」、「I」，在第一批判超越的推述 (transcendental deduction) 裏逐步透露“I”，到了批判哲學的第二部分，討論道德意志時，“I”的意識更加突出，於是給人一種暗示，似乎真正最後存在的，就是自我或是那個能主宰的力量。如此，在理念上已經籠罩了一個形上學的觀念 (metaphysical idea)，因為形上學談論的問題是真正的存在、being 或是最後的意義。康德本身無意建立一套主體性的形上學，但在一切歸於主體的過程中，自然如此暗示，所以從費希特開始，康德的後學逐漸走向主體形上學。這是「主體性形上學」世界性的意義，順著康德到黑格爾，到黑格爾模式 (Hegelian Model) 成立時，便完全是主體性的形上學。

就中國來講，至少以《論語》為資料檢視，孔子的興趣不在探討存有 (being)

的問題，而是文化秩序，也就是政治、道德的秩序 (moral、political order) 問題。孔子的意識在政治道德上，所以重點不在對原始信仰的態度，在討論「天」時，是原始信仰的觀念，是古代日常語言 (ordinary language) 的問題。這點在《中國哲學史》中曾經討論過，下面簡單說明此一觀念。孔子本身並沒有形上學或「天」的觀念，也未曾建構一套形上學理論，當討論「天」時，僅是使用古代社會的日常語言，即所謂的原始信仰、早期宗教。孔子提及這些觀念時，便是在使用當時的日常語言，與建構理論的語言是兩回事，所以孔子留下來的資料可說沒有建構形上學理論的部分，僅有一些因日常語言而衍生的超經驗觀念。然而到了孔子身後，當時的南方文化與海濱文化匯合，社會的變化造成不同的文化傳統彼此接觸，產生一種理論的後果，亦即給儒家回答形上學問題的壓力。儒家本來對形上問題相當陌生，然而南方文化卻重視這方面的問題。以老子而言，所留下的資料雖然簡單，然而關心形上問題的立場卻十分明白，所討論的是超知覺的真實，故說「強名之曰道」，換言之，老子很清楚自己所講的是超經驗而不為人知的東西。以老子思想作為開始，南方形上學始終是一個獨立的方向，與儒家本有的思想不同。儒家面臨這樣的挑戰，於是後學便建立一套形上學，其價值意識雖然從孔子仁義禮智的觀念衍生 (derive) 而出，但卻構成一套形上學語言，如《中庸》「盡性」、「誠」的觀念為主的一種廣義的本質主義 (essentialism)。因此儒家建立形上學雖是孔子身後的事，然而建立之後，儒學的重點便發生改變，部分人開始重視形上學。這樣的形上學屬於主體的形上學，然而又更加複雜，借用了《孟子》心性的觀念解釋《中庸》盡人性、己性、物性的思想，此外「盡性」的「盡」所討論的又是充足實現 (full realization) 的問題。一方面是主體形上學，另一面又吸收類似亞里斯多德本質主義的觀念，這樣應時代功用而產生的形上架構，實際上是相當複雜而需要清理的。

儒學以成德之學作為根本，如孔孟思想討論人類的轉化，如何從自然的人轉化為道德的人。然而目前的儒學研究重點究竟是在成德之學？抑或是在「描述」一套德性的道德形上學？這二者是有所區別的。當描述一套道德形上學時，是在呈現道德形上學的結構，這結構雖是一種主體形上學，但在意志狀態上是否能做到自我轉化 (self transformation)、是否有由自然人轉化為道德的人的功能，則是不一定的。一個人可以建構一套道德形上學，但並不表示他自己可以過道德的生活。在我長時間所接觸講中國儒學的人之中，如早期的熊十力先生，接下來的唐君毅先生、牟宗三先生，以及到今天很多講新儒學的人，其中真正做成德之學的非常之少，真正能

下決心化掉自然人的慾望、有自我改造的強烈意志以及成聖成賢的意志選擇的，只有唐君毅先生。從前我與唐先生談工夫論的問題時，可以感受得到他不只是說工夫論而已，而是真正在做工夫。因為有所體驗，所以有些說法中肯 (pertinent)，但與常識有一定的距離，這是由於有實際的成德工夫，所以能想到常識不能觸及的層面。就儒學而言，建構理論是一回事，而自我改造是另一回事，然而現在卻有所混淆，將主體性的形上學與成德之學當成一回事，於是似乎講一套道德形上學就已足夠。事實上，講一套道德形上學對儒家基本的目的是不夠的，因為儒家基本的問題是在自我轉化以成聖成賢，不只是構造一套形上學理論。當年唐門弟子中有一個很老實的人，對於道德實踐有真正的興趣，有次聽了牟宗三先生的講演後，向我談到他的感想，認為這樣一套形上理論是可供欣賞，然而工夫上沒有下手處。熟悉牟宗三先生的人都知道，他的脾氣之壞，處理事情的粗暴態度 (rough) 與成德之學距離很遠，是來自自然的氣質，但他所建構道德形上學的理論結構，卻有精巧之處。當然以嚴格的語言哲學來批評，可以說那不過是一套封閉的系統 (close system)，但那是另一種層面的批評，牟宗三先生本身的研究成果有自身的理論價值，只是終究不能與成德之學混為一談。離開了成德之學就不算是真的儒學，是把中國哲學最精要、最有特色的一部分放棄。如此便產生了另一種困局，是出現在很畸形的思想界上畸形的現象，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哲學理論的方式，譬如借用康德第二批判的一些觀念，加以改變用以解釋儒學，構造道德形上學；而就另一方面而言，這樣做同時也是將中國哲學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丟棄。因為若無實際的成德之學，即便講理論十分細膩精巧，但實際上的意志狀態卻與常人無異，於是顯不出自我轉化的成果，便不能說是中國哲學的出路。講傳統的哲學，是希望將理論效力 (theoretical power) 最強的一部分發揮出來，而成聖成賢是儒學或中國哲學最核心的觀念，因此我在《中國哲學史》中強調心性論。我並非不注意儒家後來談的形上學或是天道觀，而是選擇理論效力最強的一部分來做標準。

總結而言，中國哲學有上述幾種困難，因此表現為特定的研究方向，這樣的現象現在仍存在於中國哲學研究的社群 (community) 中。換言之，今天號稱做中國哲學研究的人，有這樣三種陷阱，而要打破困境並不容易，這牽涉到文化哲學的生存問題。第一點必須明白的是，面對現代世界的態度不可能將中國與世界對立起來 (China against the world)。因為我們事實上已經在現代世界中生活，正如韋伯所說，現代文化具有擴張性，一經出現便實際改變這個世界，於是我們便面臨一個不可否

認的實際情況 (reality)，就是我們都在現代世界中生活，所以如果要改革、批判現代文化，也是在現代世界中批判，無法回到前現代世界中談論現代文化。若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表現我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態度，便是“China in the world”……在世界裏面的中國。首先應有這樣的態度，才能夠將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不必要的摩擦逐漸消滅 (reduce)，真正面對普遍性 (universality) 的問題。後現代思潮相當懷疑普遍性問題的存在，但當代理論中，哈伯瑪斯可說是具有最強色彩的普遍主義者 (universalist)，我現在所說的也與哈伯瑪斯有類似的假定，如果我們要解決文化上的難題，必須有建立普遍性、合理性觀念的要求 (claim)。

第二點，當我們重新解釋哲學時，不應定義哲學 (define philosophy)，而應該定義哲學思維 (define philosophical thinking)。定義 (define) 哲學的思維是什麼樣的思維？特點在哪裏？而哲學思維的結果便是哲學。因此，我們並不是順著題材來定義哲學，並不對哲學研究做本質的定義 (essential definition)，而是反過來定義產生哲學的思維。這樣所得的觀念，就是哲學作為一種反省思維 (reflective thinking) 的成果，對於不同的題材都可以有反省思考，凡是反省思考產生的結果就是哲學思維，如此便有哲學的開放觀念 (open concept of philosophy)。在題材上不加以限定，因此不同時代，講哲學興趣方向不一樣，譬如希臘早期討論宇宙論，到了蘇格拉底則討論人本身的問題，而亞里斯多德又談理性哲學，然而都屬於哲學的討論。若從「反省思維」 (reflection upon what) 的角度來看，哲學研究不同題材 (topical issues) 之間的溝通 (communication) 可能才顯現得出來。唯有避開題材衝突的問題，從反省思維內部意義的角度才看得見，儘管討論題材的不同，但仍同屬於哲學討論的範圍。

最後，我在近年提出 element analysis，與傳統想法不一樣。傳統想法中使用 open 或 close 這樣的字眼，通常指一套封閉的系統或語言。我現在不這樣說，而是說任何一個理論 (theory) 都有開放的成分，也有封閉的成分 (open and close elements)。任何思想理論都會受到產生時的社會結構、歷史線索的影響 (context limited)，這就是理論所呈現的封閉性，不過人可以意識到普遍的問題，如哈伯瑪斯強調要越過歷史條件的限制 (go beyond context)。換句話說，有些問題不在特定條件之下，是廣泛的問題，這些問題便形成思想中的開放成分 (open elements)。所以每一個理論都有開放與封閉的部分，這是典範 (paradigm) 的改變，原先是定義理論系統的講法，現在則是指每個理論中都有開放與封閉的成分。因此回頭檢查每個理論時，譬如檢查傳統中國哲學，應檢視其中哪些是封閉的成分而哪些是開放的成分，看西方哲學

也是如此，這樣文化主權的問題自然能夠解消。西方哲學中有些是特定社會才有，那是封閉的成分，而有些則具有普遍意義，我們東方哲學有些也有普遍意義，將二者匯合，就沒有所謂文化主權的問題。

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處理相關的問題，其中還有很多需要補充清理的地方，今天的講演有許多應該講到的還沒有講到。我最後回到最早的聲明，雖然無意於炒自己的冷飯，但今天的內容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在別處講過的，原因就是這樣大的一個問題，不可能天天換一套見解。有些見解是相當確定的，是我自己定出來的想法。諸位如果看到我其他的講演集中有相似的內容，不要誤會我是在炒自己的冷飯，而是由於這個問題有它根本的存在。謝謝大家。